

大
卷

长篇反腐小说

和天书

洪放◎著

大结局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秘密

洪放◎著

一篇反腐小说

大結局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秘书长·大结局/洪放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09.4
ISBN 978-7-80765-011-9

I. 秘… II. 洪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53988号

上架建议:畅销书·官场小说

秘书长·大结局

作者:洪放

责任编辑:张丽侠

特约编辑:伍子曰

出版策划:博集天卷

装帧设计:风筝

出版发行:河南文艺出版社

地址: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

印刷: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787×1092 1/16

字数:260千字

印张:20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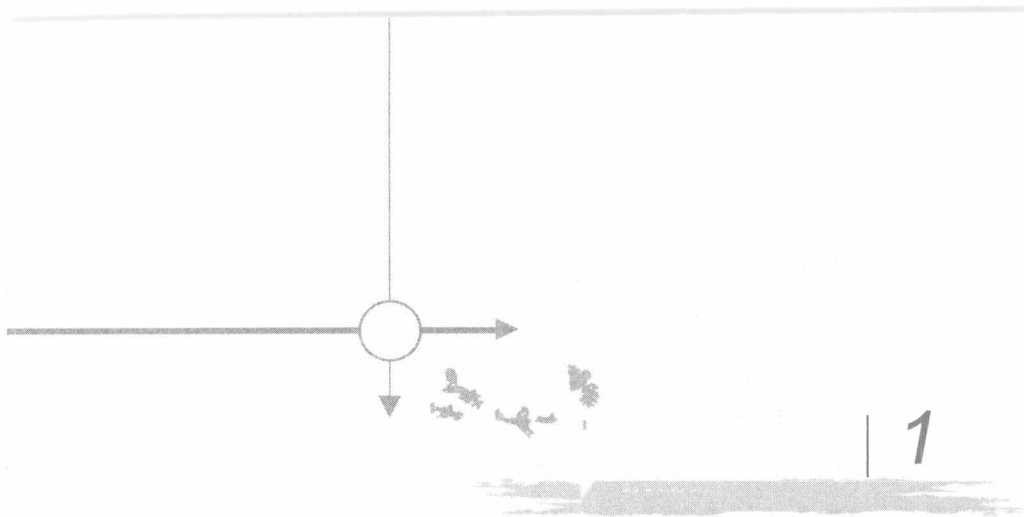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:2009年5月第1版

2009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80765-011-9

定价:26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赵守春还是没有能挨到当书记的这一天。早晨上班，他刚进办公室，突然就一头栽倒在桌子边上了。等到秘书小张过来，他已经是口吐白沫，人事不知了。

小张赶紧喊：“来人啦，赵市长出事了。”

政府秘书长高建设马上赶了过来，一看赵市长的阵势，马上道：“打120，快来车。”然后让人把赵守春扶着平躺在沙发上。接着，高建设出门到走廊上，给齐鸣书记打电话。

“人不行了？怎么回事？”齐鸣书记在电话里大声地吼了句。

高建设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看样子像脑溢血。”

“立即抢救。我马上让一路同志过去。”齐鸣说完，高建设又打电话给医院的蒋院长，让他做好准备，要最好的医生，最先进的设备，尽最大的努力。

蒋院长连连说是，“就安排，就安排！我亲自上。”

整个政府办公楼迅速被赵守春市长的病情给笼罩了。很多人都站在办公室门口，伸长着脖子，等着消息。有些性子急的，就已经站到了三楼的楼梯上，陪着高建设秘书长和其他人员，焦急地等待。

120过来了。

医生进了市长办公室，熟练地做了检查，然后对高建设道：“秘书长，脑溢血，而且看来……”

高建设没有说话，只望着医生。

医生又道：“看来很严重，病人已经基本无意识。我们立即开始

边抢救边送医院。”

“一定要想办法，想办法！”常务副市长王进赶了过来。医务人员已经将赵守春市长抬上了担架。大家跟着下了楼梯，就在二楼的楼梯上，市委副书记程一路到了。

王进立即上前，对程一路说：“脑溢血，唉！”

程一路的脸是绷着的，低下头看了看躺在担架上的赵守春。赵守春脸色发红，嘴角还挂着白沫，这一瞬间，突然让他想起了自己故去多年的叔父。叔父就是死于脑溢血，是晚上，一边在家吃着饭，一边就倒了，口吐白沫，再也没醒过来。赵守春市长现在这样子，就像当年自己看见叔父倒下去的那一刻一样。他的心一紧，挥挥手，让担架下去了。

120在前面鸣笛前进，四台小车跟在后面。到了医院，蒋院长已经在抢救室了。程一路上前同蒋院长握了下手，说：“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！”

蒋院长点点头，赵守春被推了进去。程一路和王进没有再跟进去，而是站在抢救室外。王进说：“怎么了？守春市长血压也不是太高……”

“可能是劳累了。最近南线工程任务重，事情多，一直是守春同志在具体抓。”程一路说着，突然回过头来，问小张，“守春市长昨晚没喝酒吧？”

“昨晚？好像喝了一点。干红，最多二两吧。”小张皱着眉头。

“那应该没事。看来还是太累了。我前几天还跟他说，要悠着点。他就是……”程一路叹了口气，望了望医院院子里的高大的法梧。刚刚春天，法梧的叶子还没新生出来，整个树看起来就是一堆向着天空的枝杈。在远处，一根枝子却兀自地折断了，向下悬着，随时都有落下来的可能。

“唉！”程一路在心里叹息了声。

齐鸣书记打电话来，问守春市长怎么样了。程一路说：“目前还不清楚，不过情况不太乐观。”

齐鸣似乎也顿了下，程一路道：“我们正在医院，还有王进同志，有情况我及时地给你汇报。”

“那好，我下午就回南州。你们辛苦了。”齐鸣挂了电话。程一路问小张：“今天守春市长还有哪些活动？”

“上午九点，南线工程 131 公里处软基处理现场会；十一点，湖海山庄，省发改委来人；下午三点，全市计划工作会议。晚上，赵市长原来准备到省里的……”小张数完，程一路看了眼王进副市长，道：“人不是机器啊！守春同志……有些活动，请王进同志去参加吧，工作不能停。”

王进说：“行的。我让高建设秘书长过来，我去参加。”

说着，王进就上了车。程一路问小张：“这几天守春市长没什么异常吧？”

“好像也没。只是前两天看见他在吃药，说是头有些疼。”小张望着程一路副书记，心里有些打鼓。

“啊。”程一路看了眼抢救室，似是批评又不全是地对小张道，“领导同志的健康也是应该关注的。作为秘书，要注意，也要提醒。”

小张立即红了脸，嗫嚅着：“是，是！程书记批评……我是太，太疏忽了。”

程一路没再做声。抢救室的门开了，蒋院长上前来，低着头：“情况不太好，但一时不会……”

“你们辛苦了。”程一路正说着，高建设赶来了。程一路吩咐高建设，要安排专人在医院值班，有情况及时报告，然后，便上车回市委。一路上，程一路的心情有些沉重。两年前，市委秘书长方良华因为突发性脑溢血，成了植物人，直到上个月才最后闭上了眼睛。现在，方良华刚走，赵守春市长却又……

时光如水，流着流着，一切都不见了踪迹。包括每一个日子里的喜怒哀乐，每一个时刻的幸福与忧愁。

回到办公室，刚坐下，秘书胡闻就进来了，一边泡茶一边问：“赵市长……”



程一路没有回答，胡闻就知道情况很不好。跟了程一路副书记也一年多了，他基本上摸清了程书记的脾气，说一不二，干净利落。既然程书记不说，说明他不想说。一个副书记不想说市长的病情，说明市长的病情很不一般了。

胡闻将茶放到桌上，然后将一摞子文件递过来，说：“其中有两封是急件，请程书记定的。我放在最上面。”

程一路打开文件夹，看到最上面一封是省委的文件，《关于严肃纪律，认真做好省人大、政府和政协换届工作的通知》。

是啊，又是一轮新的风波开始了。

江南省的人大、政府和政协的换届工作，按照省委的要求，将在四月份进行。从现在到四月，还有两个半月的时间，各地正在选举人大代表和推选政协委员。选举和推选，应该说并不是多大了不得的事。名额是省里分配好了的，代表和委员类型也是基本定了的。谁来当代表，谁来当委员，说老实话，已经不是市一级干部们关注的重点了。市级干部们，甚至省直的领导，还有省委的领导，关注的是谁将在换届这一重大事件中，成为新的班子人选，又最终将有哪些人进入到省三大班子的行列。其实也就是说，又有哪些人进入了省级班子的核心。

有可能直接进入省级班子的，像南州市委书记齐鸣上一届就是副省长的候选人，下来干了四年，于情于理都应该回省里了。当然还有其他的许多人选。这些人事实上构成了换届的最让人瞩目的核心层。最近，齐鸣书记就一直不断地跑省跑京，当然喽，他也不仅仅是为着自己，更多地还是为着工作，跑项目，跑资金。现在是个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的时代，一把手不跑项目、不找资金，那一把手就是失职。无论是解放思想也好，还是追赶超越也好，归结到一点，还是发展经济。经济发展上来了，底气就足了，身板也硬了。

然而，对于齐鸣，这恰恰是他最大的软肋。

南州这几年来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。南州本来是以机械工业为主、以制造业为优势的地级市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时，南州的机械

制造业在全国占有近三成的份额。就是到这个世纪头两年,也还能占到四分之一的份额。可是,近年来,随着国际国内市场的变化,特别是钢材和其他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,加入国外产业的竞争,南州的机械制造业已经被逼入了生存艰难的境地。利润不断下降,甚至出现了负增长。为了应付这种局面,这两年,齐鸣书记也想了不少法子,提出了重心向招商引资发展,大力发展以物流为主的第三产业。也引进了像南州气配城、杜美房产等大项目。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,几乎是到了底线,个别项目甚至出现了“白送土地”的超市民待遇。但是,这些做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支撑南州财政的,不是这些企业了,而是土地。虽然大多数地方都是一样,土地成了公共财政的金盘子,然而国家的政策毕竟摆在那儿,这只盘子端着端着,说不定哪天就出了事。

程一路一直为此担心,有几次,他正式地向齐鸣书记汇报过。可是,齐鸣并没有表态。齐鸣反过来问:“一要吃饭,二要建设。归根结底,一个字,钱。钱哪!”

按理说,齐鸣是应该听得进程一路的话的。早些年,齐鸣从省里下到南州挂职任副书记,亲手提拔了程一路,让他从市委办调到政府当了秘书长。算起来,程一路也是他培养的。程一路对他也一直很尊敬,虽然两个人年龄上只相差三岁。齐鸣刚到南州任书记那一阵子,经常找程一路聊天。聊着聊着,事实上就清楚了南州的状况,也听进去了一些程一路的建议。可是时间不长,齐鸣便不再找程一路聊了。两个人的关系,回归到了一把手和副职的关系,不冷不热,不温不火,公式化,程式化,党务化了。

有人敲门,程一路还没应,门就开了,进来的是市委秘书长毕天成。

毕天成给人的第一印象,就是白净。很少能看到一个男人如此白净的,脸白,其他地方的皮肤也白。白中还透着些粉红,婴儿一般。脸是圆圆的,只有眉毛是浓黑的,这就更有了点滑稽。

“一路书记,守春市长那边……”毕天成问。



“啊，建设秘书长在。你再联系一下，看看情况。”程一路抬起头，毕天成道：“唉，怎么了？不会也像……”

程一路知道，毕天成这后一句话完整的应该是“不会也像方良华吧”，但是，毕天成没说，他也就不说，只是道：“你让洪涛同志去下医院，市委这边也要有人在。”接着又问：“中组部叶部长来，都安排好了吧？”

“都安排好了。组织部那边准备材料，接待工作由市委办这边承担。参观点是高民部长定的，他自己这几天正带人在底下跑。”毕天成望了眼程一路，程一路正皱着眉。这一两年，程一路新添了一个习惯：喜欢皱眉。皱着皱着，两眉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川字，深深的，像刀刻的一样。

岁月不饶人啊！毕天成在心里感慨了一下。想当年，程一路初到南州市委当秘书长的那几年，风华正茂，身上又有一股军人的刚烈之气，曾是南州官场的“型男”。可是，现在在程一路副书记的脸上，风霜已悄悄挂着了，仿佛秋天的树叶，开始往土地的方向苍老。官场行走，谁能说内心不沉重呢？

“另外要与人大和政协联系，重点是人大代表的选举和政协委员的推选。这事你亲自过问下。”程一路正说着，胡闻进来，给茶杯里续了水，同时告诉程一路，“汽配城的温总马上要过来，说有事给程书记汇报。”

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程一路点点头。毕天成说：“我先去忙别的，医院那边，我让洪涛同志马上过去。”

马洪涛现在是南州市委的副秘书长，去年八月，他从仁义县委副书记、县长的位子上，回到了市委办。程一路一直觉得，马洪涛还是一个适于做协调工作的人，让他到仁义，只能是锻炼，也是熟悉情况。从仁义回来，他书生气少了，遇事也更沉着了。

半上午的阳光正好照进来，暖暖的，又有些新鲜的生气与初春的气息。

程一路站起身，走到窗子前，对着阳光，伸了个懒腰，目光一伸出

窗子，就落到了那棵大香樟树上。经过一个冬天的香樟树，似乎比秋天更加绿郁了。事实上，程一路注意过，香樟树一直在悄悄地落叶，悄悄地萌芽。只不过因为这一切都是悄悄的，很少有人注意到而已。大家看到的都是它的枝繁叶茂，却很少有人能细细地去观察它的死亡与新生。程一路是认真地观察过的，几乎每一天，他都要到窗前来看看。香樟无言，却有情。如同一个多年的朋友，只是望着，就已经懂了，够了。

这一刻，看着香樟，程一路的心里突然动了一下，静静的，却有着丝丝疼。

回到桌前，他打开手机，然后再打开文件夹。简韵就像一枚香樟叶一样，倏地飘了出来。他看着她，并且用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会儿，然后又关闭了文件夹。

已经快半年了。

半年前，简韵离开了南州，到北京广播学院进修。事实上，在简韵提出这个想法之前，程一路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。从两年前除夕的那灿烂的烟花开始，他和简韵一直若即若离。他是喜欢简韵的，但是，在内心里，却总感到与简韵之间隔着一堵墙。这墙是什么？他也不知道。他只是感觉得到，墙就横亘在他们之间。每每当简韵依偎在他的怀里的时候，这墙就隐隐约约地横了出来。有时，简韵问他：“你爱我吗？”程一路却只好无言。

爱吗？一定是爱！可是，他总感到这爱有些艰涩，甚至有一些阴影……

快下班时，马洪涛回来了，一进程一路办公室，就道：“看来守春市长不太好啊。省里的专家也到了，并且做了全面的检查。可能不是太……”

“要不要转到省城？”程一路用笔在纸上使劲地划了下。

“蒋院长和省里的专家都说，没有这个必要。现在只有采用保守治疗，希望能出现奇迹。”马洪涛继续道，“关键是大血管破裂了。也许就此再醒不过来了，才五十二啊！”



程一路也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马洪涛临出门时，又转过头，“程书记，下午到仁义……”

“通知仁义，改一下吧。”程一路道。

“那好。”马洪涛出了门，程一路马上给齐鸣打电话，将赵守春的病情说了一遍。齐鸣说：“看来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坏。这样吧，你让医院和专家组继续尽力，我在这边给省委报告一下。”

“那下午……”

“我晚一点一定回南州。同时，我还要带南亚公司的谢总过去。你让天成同志安排下。”齐鸣说的谢总，程一路见过。跟南亚公司的合作项目，从去年就开始谈了，一直没有定下来。南亚公司是新加坡的一家环保产品生产企业，这个项目应该说是很有前景的。只是国内有很多地方都在争，因此谢总就成了香饽饽，到处被人供着。这也是当下招商引资中的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。无序竞争，结果是你出优惠政策，我出的政策比你更优惠，优惠到最后，其实就是落了个项目，其他的赔的比得的还多。比如土地，市场上是五十、六十万一亩，可是对这些外商，却是按政府划拨价，每亩五万。就这一项，外商就已经得了实实在在的一大笔了。何况还有各种规费的减免。也难怪有些本地的企业说：现在是招了女婿打死儿子。这些外来的女婿，虽然将来也不指着会成为什么个样子，但至少现在，它们成了经济发展中的亮点。政绩嘛，这就是政绩！拿得出来，叫得响。至于以后，谁能知道？何况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干部也是流动的，只有现在拿着政绩，才能获得往上流动的资本啊！

程一路对此是心知肚明的，可是作为市委的副书记，他只能把这些想法放在心里。他不能说！从下到上，都在招商引资，你不招商，反倒成了怪物了。何况招商引资也成了省委对市委考察的一个重要内容。即使没有明确的指标任务，但大会也讲，小会也批评，谁能受得了？那就招吧，全员招商，全民招商。

唉！

“程书记好！”门边上闪出一个鹅黄色的身影。程一路听着声音，

就知道是温雅来了。

“请进!”程一路答道。

温雅进了门,却没有坐,站着望了望程一路,“程书记怎么这么凝重?”

“是吗?凝重?你怎么看得出来?”程一路笑笑,要给她泡茶。

温雅说:“不喝了,我就来汇报一件事。”程一路说:“一件事?什么事,还让温总亲自跑一趟?”

“下个月,我们总公司想在南州开一个企业年会。到时我想请程书记去给我们做指示。”温雅说着,忽闪了下眼睛。一个快四十岁的女人,身上的成熟和知性感,就一下子展现出来了。

“这个好嘛,如果没特殊情况,一定过去。”程一路示意温雅坐下,“这事最好也给齐鸣同志说下。”

“那就不必了,给程书记汇报就……”温雅一笑,问程一路,“很长时间没有请程书记喝茶了,什么时候有空?”

“哈哈,有空?浮生难得半日闲哪。等闲了,我请你。”程一路抬着头,温雅又一笑,那笑就有些妩媚了。





南亚公司的谢总，在南州待了三天，齐鸣书记和程一路副书记一直陪着。不仅看了南州市，还到湖东县去看了看。总体印象，用谢总的话就是：“南州是一块投资热土，我很有兴趣，也很有信心。”

当然，齐鸣和程一路关注的是结果，是态度。而谢总却恰恰不说。欢送晚宴上，程一路借敬酒的当口，问谢总：“南州会成为南亚公司的第十二家分公司吗？”

谢总不答，只是笑，把酒杯子高高举着，“这个啦，还得论证。我会向董事会报告的啦！”

齐鸣看了眼程一路，两个人都陪着谢总笑。这或许也成了中国当下官场的一个风景——官员们向商人们看齐。说到底，还不都是“政绩”两个字在作祟？

晚宴后，谢总和漂亮的秘书姚小姐回房休息。程一路也要走，却被齐鸣叫住了。

“一路啊，我怎么感觉这个谢总有点玄哪？”齐鸣点了支烟。

“是有点，把握不大。”程一路说，“我们的政策已经到了底线了，不能再动。招商的目的是发展，如果突破底线，也不利于将来的发展。”

“这个我同意。看着再说吧。”齐鸣将烟压在烟灰缸里掐灭了。

程一路的手机响了，一看，是马洪涛。程一路没有急着接，心里却一沉。等接起，马洪涛说出来的话，其实就是程一路预感到的，赵守春市长走了。

程一路问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五分钟前，医生刚刚宣布。您看……”马洪涛问。

“暂时不要对外宣布。我同齐鸣同志商量后再定。”程一路又道，“告诉医院，严格保密。”

“这个我知道，已经吩咐了。”马洪涛说着挂了电话。

齐鸣显然也听出了些大概，就问程一路：“是守春同志？”

“是啊，刚刚，守春同志没抢救过来，走了。”程一路声音低了下来，眼睛也有些发酸。

“唉！守春哪守春！”齐鸣说着停了下，“我看这事就由你来牵头，政府那边的的工作暂时由王进同志负责。”

“行，我就安排。”程一路叫过胡闻，让他立即通知市委和政府的秘书长，随后到市委开会。

齐鸣说：“我马上向省委报告。”

半小时后，程一路副书记在市委办这边，已经将赵守春市长的丧事做了全面的安排。同时，让组织部迅速同省委组织部联系，确定赵守春市长的讣告。因为是省管干部，讣告是得经过省委组织部审议的。这也是中国的一件有意思的事情，干部去世了，讣告上怎么写，怎么定性，并不是家属说了算，而是组织上说了算。守春市长是在任上去世的，这很少见。一个在任的厅级干部去世，怎么定性，就更显得重要了。毕竟就这一回了，最后一次的组织鉴定，虽然不是给赵守春市长看的，只是给活着的人看。正因为是给活着的人看，就更加地马虎不得了。

会议结束后，程一路又叮嘱高建设，让他安排好赵市长的亲属。同时，在明天上午，他将陪齐鸣书记一道，去看望一下。“特别是守春市长的夫人和孩子，一定要注意他们的情绪。这个时候，他们是最需要关怀的了。”

“我已经安排了市府办的一些女同志过去陪他们，请程书记放心。”高建设说着匆匆地走了。

叶开跑过来问：“程书记，是不是回家？车子就停在办公楼下。”

程一路点点头，向车子走去，可是就是上车时，又停下来，对叶开道：“你先回去吧，我一个人走走。”

“这……”叶开迟疑了下，还是没说话。

程一路慢慢地走出市委大院，初春夜晚的气息，一下子像一团雾样，笼罩了上来。这雾如同小猫的爪子，轻轻地挠着，让人的心开始飘忽。这时候，他好像感到后面有脚步声，一回头，却没有，只有路灯的光和渐渐安静下来的城市。

但是，刚走了几步，脚步声又响起来了。这回程一路没再回头，他心里知道了，这脚步声不是别人的，而是他自己的。如果说要找出对应的話，那就是赵守春市长的。早些年，程一路的父亲刚去世时，有好多次，他一个人走着走着的时候，就听见莫名的脚步声。那是他熟悉的，就是父亲的中规中矩的脚步。现在，这脚步声细一听，其实也就是赵守春市长的，风风火火的，一直往前。而且，他似乎能看见赵守春市长满脸的红光，还有浓密的胡子，和一口地道的西江话……

算起来，赵守春到南州也快四年了。四年前，南州官场发生大地震后，书记任怀航被调到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，市长王士达调到省社科院任副院长。齐鸣当时就从省发改委主任的任上调到南州任书记，赵守春从西江市市长平调到南州任市长。时光真快啊！一晃四年，而守春同志却……

这四年内，程一路渐渐地认识了赵守春这个人。赵守春一直在基层工作，先是乡镇的农技员，后来干副乡长，再干到乡书记，然后是副县长，再是县长，书记，最后干到西江市副市长，副书记，市长。赵守春所走的这条路，其实就是中国官场最复杂也最艰难的一条路，一步不落，循序渐进。不像有些人，直接空降，从省里，或者是部里，一下来就是副厅，至少也是个正处。赵守春所走的路，某种程度上跟程一路所走的路差不多。只不过，程一路是在部队里完成了从士兵到团长的历程而已。正因为有这样一步一步往上走的经历，赵守春有时候就和程一路有一些共同的话题。刚来南州时，赵守春经常是红

着脸，在常委会上发牢骚，发着发着，也就平静了。后两年，他几乎很少再发脾气。即使偶尔有一两次，也都是为了工作。齐鸣对赵守春，隐隐地有一些不太瞧得起。赵守春是土八路，而齐鸣是科班出身，官宦子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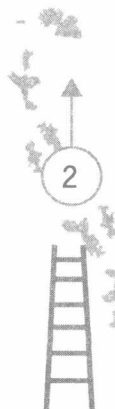
在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上，赵守春更多的时候，是有些独立且霸道的。特别是这两年来，政府常务会议，简直就成了赵守春的一言堂。有一次，程一路和赵守春谈心，私下里就问赵守春为什么要这样。赵守春一笑，说：“我能不这样？现在的政府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效率。我这种不违背党性原则的做法，就是对效率政府的一种呼唤。难哪！可是再难，总还得有人做吧？”

这话倒一点不假。程一路就感到，南州政府班子的工作效率确实高过了市委班子。在老百姓的心目中，政府的威信也比以前好多了。这不能不说是与赵守春市长的作用分不开的。本来，赵守春刚到南州时，曾经是准备就汤下面，不冷不热地干下去的。能当书记更好，不能当，反正自己也五十岁的人了，到人大去当主任，乐得清闲。可是后来，几次因为工作和用人上的事，他和齐鸣在常委会上直接顶了起来。这一顶，把赵守春的感觉顶出来了，就像泓泉水，一直是静静的，一搅和，水就沸腾起来了。水一旦沸腾起来，还有什么力量能轻易阻挡？

南州政坛，由是之，也陷入了两个一把手僵持着的格局。程一路成了和事老，他往往得在齐鸣和赵守春之间，不动声色地抹上一把。哪个鼓起来了，哪个刺眼了，就悄悄地按下去一点。依齐鸣的个性，程一路清楚，他是不能容得了赵守春这样的。可是，齐鸣有齐鸣的打算。南州并非久留之地，齐鸣的目标是省里，是副省长，甚至是副书记，甚至是……这一点上，齐鸣显然比他的前任任怀航要聪明些。特别是换届即将开始，他何必要惹出班子不团结、一把手之间闹别扭的传闻呢？

但是现在，一切烟消云散了，一切重归宁静，唯有逝者永恒！

回到家，打开灯，一股清冷马上袭上来。程一路坐到沙发上，整



个房间显得了无生气。也难怪，张晓玉走了，简韵也走了。这偌大的房子，有人在里面的时间，远远少于空置的时间。有时外出开会，一连四五天，甚至十几天，屋里也没有人来。等回来一打开门，迎面而来的不是家的温馨，而是一缕缕发霉的气味。以前，荷花还隔三差五地来打扫打扫，可是自从这孩子到南方去了以后，再也没人来了。家就像一个旅店，只是安置了程一路的身子，而不能给他回归港湾的宁静与温暖。

电话响了。

程一路懒懒地接过来，是儿子程小路。

“爸，还好吧？”儿子也知道心疼人了。

“挺好的，你们呢？”程一路还是去年夏天见到儿子的，儿子回国参加一个演出，他特地赶到北京，和儿子在宾馆里聊了一夜。

“也很好。”程小路问，“一个人在家？”

“当然一个人。”程一路笑道。

“爸，跟我妈复婚吧？”程小路坚持不懈地说这句话，已经不下五十次了。

“这……”程一路迟疑了下，却回避了这个话题，问，“听说你最近要到美国去演出？”

“下周。”儿子答道，却又把话题扯了回来，“爸，我妈在这一个人也挺孤单的。除了在家看看书，就是给我做菜做饭。我看得出来她也难受。不行，就让她回国，你们复婚，在一起多好！”

“小路，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，我们不讨论，好吧？我很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”程一路说着，就要挂电话。

程小路却嚷了起来：“爸，怎么我一说这，你就挂？我是个成人了，我有权利和义务。何况我们这边还是下午，还早着呢。让妈妈听电话，好不好？”

“算了吧。下次吧。”程一路果断地挂了电话，心里想：“这孩子，这孩子……”面前却浮现出儿子那清秀且有几分艺术气质的脸来。接着，张晓玉的笑容也浮现了上来。程一路已经有三年多没见张晓